

莫奈论艺术



白帆船 (油画) 1872年 莫奈

一、信 简

致欧仁·布丹^① 巴黎 1856年2月20日
亲爱的布丹:

不久前我从一个画商那里得知,说他等候您已经好几天了,我请您快些作来这里的决定!

可以设想,此刻您到巴黎来,会遇到多少有趣的事!您知道,这里有最新的、包括三十年代的作品在内的油画展览。它可以说明,我们的艺术并不处于人们常说的“萧条”状态。展览会上有德拉克洛瓦的十八幅出色的作品,其中有1855年沙龙上的《唐璜的沉舟》^②。德康的作品也同样地多。卢梭和丢普雷^③有二十幅,马雷涅也有七、八幅,——这些都是难得的佳作。总的说来好极了。我毫不怀疑,这将会使您十分满意。还得告诉您,特罗扬的作品相形见绌,罗莎·邦纳^④就更差一些。

来吧!这次旅行您定会得益不浅。

我们唯一优秀的画海名手容金^⑤,您是知道的,他在艺术上一蹶不振,他完全疯了。现在艺术家们正在募捐,帮助解决他的困难。

这样,您可能占据重要的位置。

特罗扬经常和我讲到您,他非常高兴看到您。

在我这里的您的几张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我周围的一些年轻风景画家,他们以将要同您认识为荣,他们都是些很有出息的画家。

请把您画的海景带来,好作品总是不可多得的。

我呢,我希望您不要拒绝送我一张画稿,作为纪念。至于您的忠告,您知道,我是十分珍惜的。

我画室的主人扎克,也想和您联系。我想,他可能对您会有帮助,他交往很广。

告诉您一点新闻:狂暴的库丢尔^⑥完全抛弃了油画,不用去惋惜他。在这次展览会上他展出了一些画,但都不出色。您知道,我们谈到的杜比尼,我这里有一幅小画,它现在挂在我的房间里。

我常和古斯塔夫·马蒂耶^⑦见面,他是个善良的小个子。他,还有阿芒·戈蒂耶^⑧都让我向您转交许多东西,您如果老在这个勒阿弗尔^⑨留连,他们将会十分失望。

至于我,在这里感到很不错,勤奋地画人体——美极了!在学院都是风景画家,他们已开始看到画人体的好处。

我忘了告诉您,柯罗和库尔贝在这次画展中是

锋芒毕露的，米勒也如此，那里有他的绝妙的、被沙龙否决了的《樵夫和死神》。这确是件不同于众的佳作。

最后，有什么事让我去办，不用客气，我一定代劳。

请尽快给我回信。如果您愿意的话，在我们之间可以建立起类似艺术报纸的情报交流。

再会！ 您的克·莫奈

致欧仁·布丹 巴黎 1859年5月19日

利用几秒钟，给您讲一讲我在巴黎看到的美好的事情。

关了已经一个礼拜的展览会，我只去了一次。时间虽然很短，但我看到展览上多半是风景画家的作品。从质量上说，特罗扬很出众。我认为杜比尼也非常出色。有一幅画贡弗来尔的风景好极了。

有柯罗的风景杰作和狄阿兹的劣作。保尔·戈蒂耶^①的画很美，宁静，灰调子，充满着深沉的哀愁，他被一片赞美之声压倒了。柳依的画完全是作孽。

我拜访了几位画家，从保尔·戈蒂耶开始，他让我向您致意，他还希望最近在巴黎见到您。在巴黎大家都在等着您。别再留恋勒阿弗尔这个城市的掌声了。至于我，戈蒂耶很款待，他正在画很多小画，最近他即将开始搞大幅石版画。

……

在我离开勒阿弗尔之前，有人让我带封信给特罗扬。我去拜访了他。我简直难以描述，我在他那儿看到的那么多美妙的作品；令人赞叹的牛和狗。他对您的谈论也很多。您还不到首都来，他表示奇怪。

他让我转告，请您给他寄十来张比较完整的作品，灰调的海景、静物和风景，如果这些画比您以前给他的较为完整，他愿意为您出售。

他劝您来这儿，看来他是个不讲客套，品行端正的人。

当我给他看了两张我画的静物之后，他劝我说：“怎么样，亲爱的朋友，您要去感觉颜色。从效果来说，这是不错的，可您应该画严肃的小稿。这一切看来都很动人，但您画得非常轻松，随便地就画出来了，这一点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如果您想听一听我的建议，并且画一些认真的东西，那么请您进画室学习，那里主要画石膏像和裸体模特儿。

学习素描吧——这是您现在最不足的。您听我的话，您会看到我是对的。多画些素描，任何时候您都不要说，画得够了。但决不要轻视色彩，每个季节都到乡间去画些小稿子，但特别要注意一定画完它，还可以到鲁佛尔去临摹。也请常到我这儿来，把您的画给我看看，只要有毅力，您一定能达到目的。”

就这样，我的父母决定把我留在这里，按照特罗扬的建议，让我在这里认真地画一、两个月的素描。特罗扬告诉我：“用这种办法；发挥您的才能，当您回到勒阿弗尔去时，您就能作很好的农村画稿了。冬天您再回来，最后在这里定居。”

这个意见为我父母接受了。

我问特罗扬，他建议我进哪个画室，他说：“想听听我的意见吗？假如我重新开始我的谋生之道，我一定到库丢尔那里，我也特别劝您去。还有毕柯^②和孔尼耶^③也行，但我对这几位的风格总是厌恶的。”

请您立即给我回信，告诉我您的意见。

我的地址勒阿弗尔广场，《新世界》饭店。

一定给我快些回信，因为两天以后我将搬家。下封信我将告诉您的新住址。

致欧仁·布丹 1859年6月3日

请原谅我没有立即回答您的问题。作画和这个喧闹的巴黎迫使我忘却对朋友的职责，但迟复总比不复强，谈谈正事吧。

我曾到特罗扬处去了两次，他将非常高兴地和您见面。您看，我两次都没想到您的嘱托，问他何时去乡间。我想，他暂时走不开，在他手边还有很多刚开始的画幅。

尽可能快些来吧！展览会快闭幕了，再过两星期关于展览会将无人提及了。有人说最近要关闭一两个展览厅，当然这是小道消息，可以不管它，您还是快点来吧！

我和戈蒂耶先生已见了几次面，他也非常愿意见到您，这次展览会我去了几趟，我把对一些作品的看法告诉您，可能有错误，但您会感到兴趣的。

伊封^④展出了第二幅作品，我觉得虽比第一幅好些，但仍不怎么样，颜色很黑，很脏，形象很俗，千篇一律。在特罗扬的作品中，有一两张尺寸很大，《归牧》一画妙极了，画了雷雨的天空，云彩游动，有起风的感觉。牛群和狗，真是妙笔生花。他的《赶

节》，画了晨曦中迷漫的雾气，充满着光感。《休林尼周围的风光》画幅少见的宽广，看画时你仿佛置身于田野中。他画了各种动物，动态变化的牛群，有运动，有参差。展览会上他的作品很多，他在这一年中比谁的成就都大。有一些作品，我觉得阴影部分画得太黑，您来看了以后，可告我，这种看法对不对。还有一幅非常好的画，我忘了它的名称了——画了嘴里衔着鸬鹚的狗，一张出色的好画，皮毛都感觉出来了，头部画得尤其细致。

一个叫约瑟夫·斯泰文斯^④的比利时人画的狗，表面看来很真，但他有些过于玩弄笔法的精细。

亨利·卢梭的《狗》画幅大了一些。有点杂乱无章，细部不错，整体感不足。

总之，画展上有许多好作品。

提奥多·卢梭画了一系列出色的风景。

彼尔斯^⑤的两三张肖像，笔触豪放，总的感觉也极好。

阿蒙^⑥展出了很糟糕的东西，照我看来，既没颜色，也没素描，只有矫揉造作的媚态，总之，这里没有任何关于自然的面貌。

提奥多·弗列尔^⑦创作了一系列描绘东方的画幅，它们有特点，有气势，有炽烈的阳光，细部和动势无瑕可击。

德拉克洛瓦的作品比今年已展出的那些更好一些，但还只属于草图、速写一类，象往常一样，他的画有激情和动感。

杜比尼是刮刮叫的，他画得相当好，他理解自然。

我曾和您讲过的维列尔维利，那里的景色妙极了，如果您看不到它的话，那将是一个遗憾，要我给您描绘它的细节是困难的，何况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柯罗的作品——真是奇迹！

没有一张比较象样的海景。

伊莎贝^⑧搞了一张糟极了的东西，细部还算美，有几个很小的人。总之完全没有海景，对您来说，这里敞开了大道，前途无限。

快来吧，您还有一个多星期可以看展览。

现在我住在罗蒂耶街35号。

属于您的克·莫奈

致提奥多·迪雷

吉维尼附近的维龙涅^⑨ 1889年3月20日

我的亲爱的迪雷，我想，您已经回到了巴黎。我何时去巴黎，还不知道。你已有约在先来看我，假如您现在已完全没有可能把愉快带给我的话，那我就只得去巴黎一趟。

我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中，吉维尼——这是个十分迷人的地方，我还没有开始画，我们刚刚安置下来。我随身有很多东西，上百张的画，要把这些全部搞得有条不紊，需要化很多时间，在开始工作之前，我想先熟悉一下地形。您安排一下吧，尽可能到这里逗留一天，我想，您化费这点时间不会后悔的。有快速火车，早晨从巴黎出发，傍晚离开维龙涅。给我写信吧！巴黎的艺术界在搞些什么，现在我什么也不知道。毕沙罗的展览进行得顺利不？丢朗满意吗？请您再给我讲讲关于我们伦敦展览的印象。

也请您告诉我，我借的钱归还给谁，那是马奈给我借来的，我想准确地知道。

再见了！如果您不来这里，那我就来巴黎。

您忠实的朋友克洛特·莫奈

致国民教育部长法利时 巴黎 1890年2月7日
部长先生！

我荣幸地以一群捐资购画者的名义，建议把马奈的《奥林匹亚》^⑩贡献给国家。我们确信，我们是许多艺术家、作家和绘画爱好者的代表和发言人，这些人已经早就认识到，这位过早地被死神夺去了生命而离开了自己的艺术和国家的画家，他应当在本世纪的历史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由于马奈的绘画所引起的争论，以及所遭到的仇视，现在已经平息下来了，但是，如果有人重新再挑起对他的攻击，我们决不会减弱对马奈的创作意义和他最终必胜的确信。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举出几个当时遭到诽谤和否认，而今天很有名望的人物，如德拉克洛瓦，柯罗，库尔贝，米勒，他们当初的孤立和过世以后一致的推崇，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根据大多数关心法国绘画的人们的公认，爱德华·马奈的艺术是有益的和肯定的，他不仅起了巨大的个人作用，此外他还是一个在艺术的进展中伟大而富有成果的代表。

这样一件艺术作品在我们国家的收藏中没有它

的地位，这样一位艺术大师没有进入他的弟子们已经被接纳的大门，这就是我们感到不能容忍的原因。此外，我们不安地看到艺术市场的不断变动，美国在收购艺术作品方面与我们的竞争，我们已预见到，原是法国的骄傲和光荣的那么多艺术珍品，已经流失到另一个大陆去。我们竭力设法把最有马奈特点的作品之一保存下来，这张作品能充分体现他在这个时代所展开的胜利的斗争以及他是一位想象和技巧大师。

部长先生，我们把《奥林匹亚》交给您，我们希望它在这个时代的法国画派中，在鲁佛尔博物馆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不顾库尔贝的先例，如果入馆章程妨碍它直接进入鲁佛尔，藉口马奈去世不到十年而加以反对，那么我们认为可以指定卢森堡博物馆接纳《奥林匹亚》，在这个期限以前保存在那里。我们希望，请您出面支持这件我们大家为之热忱奔走的事，使大家因有公正的结果而满意。

部长先生，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

克洛特·莫奈

致欧仁·布丹 富列塞林 1889年3月28日

我的亲爱的布丹，知道您遭到的可怕的不幸，在这里，在这个被人遗忘的一角，我向您解释我缺席的原因。

请相信，我深深的同情您的悲痛，我自己也经过这一切。这种损失之后的空虚，我是体会得到的。坚强起来，勇敢起来——这就是我能向您说的一切。我向您致最亲切的慰问。

在和您的关系中我要更多地责备自己，事实上我也常责怪自己。不要生我的气，亲爱的朋友，我几乎每天在室外作画，常常旅行，在巴黎往往只是路过，千万不要由此误解我对您的忠诚，我十分感谢您以前给我的忠告，使我成为现在的样子。

您的忠诚的老朋友克洛特·莫奈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②

富列塞林 1889年4月24日

亲爱的朋友，我在极端的失望中差不多失去了勇气，疲倦到极点，甚至感到自己是一个病人。虽然您对我信任，但一切都不顺利，我害怕一切努力不会有什么成果！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鬼天气！没有接连三个晴天，我不得不经常改画，因为

外面一切在生长，在变绿。我想画出我们见到的克罗兹，由于天气变化无常，我只得观察自然，却无法捕捉它。除此而外，河水时落时涨，时绿时黄，今天它完全干涸了；到明天，可怕的倾盆大雨以后它又成为滔滔激流！总之，我心情十分烦恼。给我来信吧，我迫切需要您的支持，您了解，罗林^②是不可能给我这种支持的。

当我把我的焦虑说给他听时，他对这些不能理解，他只知道与他的艺术有关的一切难处。我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为了创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克服的困难，他不理解。他在油画中只看到奇异的一面。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890年6月22日（摘录）

我又重新着手画那不可能完成的画幅：水与在水底摇曳的草……这多么美，你看着看着，想把它画出来的愿望使你到发疯的程度。总之，我常常和这样的题材打交道。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890年7月21日

我的情绪极为不佳，我产生了对油画的反感。这是多么强烈的、长时间的折磨，请您别指望再看到任何新东西，我能画出的一点新的，都被毁掉、被刮掉或被裁掉了。您不能想象，当你正想表达中午、空气和周围气氛的时候，这可怕的一个月来连绵不断的坏天气，简直使人怒不可遏。同时一切不幸也来了，我又患了关节炎。我毫不在乎的在雨雪中的踉跄现在受到了惩罚。在失望中，我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而只在特别的好天气时才到户外画画。多么无聊的生活呵！

喔，牢骚太多了！来看看我吧，尽量早些来！

忠于您的克洛特·莫奈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890年10月7日

我正在努力地工作，顽强地画不同印象的草垛连作。现在太阳落山的那么快，使我来不及跟踪它。我画得又那么慢，这使我非常懊恼。然而越画下去，我越清楚地看到，应该更多地工作，为了表达我正在寻求的东西——“瞬间”，尤其是笼罩着周围、四处放射的光。轻易地用一种方法画出来的东西尤其使我讨厌。总之，我有越来越强烈的内在愿望，表达我的感觉。我发誓要不那么灰心多地多住一些时候因为我感到，我还能做出点成绩。

您看，我的情绪很佳。

我希望，你们年轻人，不要怠惰，定能搞出惊人的东西来。

请写信告诉我，您在做什么。

米尔波成为《园艺学专家》^③了，他想的就是这个。他也想比利时人梅特林克，这个比利时人好象有惊人之处，我将读一读他的书。

忠实于您的克洛特·莫奈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893年3月28日（摘录）

我在这里的逗留将要结束，但这不等于说，我将结束《教堂》^④连作。唉，我现在只能重复而已。越往前走，我就越觉得，要表达我的感觉是困难的。我认为，有谁断言他的画已经完成了，那么他就是可怕的傲慢者。完成，意味着已经是充实的和完美的了。

我竭尽全力地工作，在不能向前进展时，我探索，徘徊，仍然找不到本质的东西。因此，我疲劳极了。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894年11月23日（摘录）

……

我希望塞尚还没有离开，将和我们一起。但他是这样的怪，怕见生人，我害怕他不会来，虽然他非常想和您认识。这个人在生活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是多么不幸。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过分怀疑自己的艺术家。他需要得到鼓励，因此，他对您的文章是那么敏感。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挪威 1895年2月26日

亲爱的朋友，只说两句，让您对我的命运不要耽忧，不要以为我们冻坏了。

我在这个了不起的国家里看到的一切，使我赞叹不已。我坐了四天的雪橇上山，去海湾和湖边游览。这简直是太美了，这一切都在中午进行。虽是零下25度，但没有遭到寒冷的袭击，这使比我更怕冷的挪威人感到很惊奇。食物虽然很差，我仍感到心旷神怡。我为不能把我所看到的一切画下来而伤透脑筋。起先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落脚，在沮丧中，我几次想坐上火车，不再回来。

终于我找到了一个马马虎虎的住处，已经画了好几天，我同时开始画八张，如果天公作美，这些画将给您提供挪威和克利斯提尼亚（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译者）的概貌。此地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倒是应该来北方看看，但这个季节不行。总之，这里非常美，我没有看到海或任何的海湾，到处都冰封着，覆盖着雪。应该在这儿呆上一年，画些更好的风景。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和认识边远的地方。今天我用部分时间在大雪纷飞中画画，您若看到我这付样子，一定会发笑的，我胡子上挂着冰柱，象“钟乳石”，全身一片雪白。

您的忠实的朋友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898年2月15日

我热诚地从远方关注着这个卑劣的诉讼^⑤，您大概会每天都去出席的吧？我多么希望能参加啊！很多人的行为可能使您十分失望……。

……我佩服左拉的勇气，律师们要做多少工作啊！

我以不安的心情等待克列孟梭的辩护词。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898年2月25日（摘录）

……左拉的勇气是惊人的！无可争辩的英雄气概！我相信，当冷静下来以后，凡是具有理智的人，都会赞许和承认左拉的行为和一切美德。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905年2月25日（摘录）

……是的，是到了要求行政机关在鲁佛尔展出马奈作品的时候了，应该大声疾呼地去进行这件事。

如果您还需要别的材料，请别客气，要知道，为了马奈，我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去做的。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908年8月11日（摘录）

……您知道，我一直在埋头画画，这些湖水景色和水里的倒影使我惊异和困扰不已，虽然这已超过我老年的精力，但我仍然想描绘我的感受。我毁掉了一些，又多次从头开始……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会出现某些效果。”

致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1912年7月7日

我衷心地为您的两篇论文向您致谢。我为它们骄傲。不，我不是大艺术家，也不是诗人，我不知

道……。我只知道画，以此表达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感情，并且常常为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觉，我完全忘掉了最起码的绘画法则，如果这些法则依然存在的话。就这样，为了表现自己的感受，我容忍出现很多错误。这是经常发生的，也使我自己苦恼不已。

感谢您和您的善良的、真诚的友谊，请您相信，衰老的克洛特·莫奈对您的忠实友谊。

给罗丹作品展览会目录写的前言 吉维尼 1900年

你们请我说几句，谈谈我对罗丹的看法。

你们知道，要把我对罗丹的理解表达得很清楚，必须要有天才，而这个天才，我是不具备的。写作不是我的所长，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对这位当代唯一的、伟大中的伟大面前的深深的赞叹。

他的创作展览将是一件大事，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将是对这位卓绝艺术家的总结性的介绍。

致提奥多·迪雷 吉维尼 1903年11月15日

我亲爱的迪雷：

现在给您回信，首先我深表遗憾，被委任做左拉纪念碑的不是罗丹，这个问题涉及到艺术，涉及到伟大的雕刻家对伟大的左拉的尊敬，在这种情况下，不应产生政治方面的问题。至于说康士坦丁·麦尼埃，当然我对他的才华是称颂的，但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完全不能想象由他来创作左拉纪念碑。

那么，您会问我，再委托谁呢？那好吧，可以让年轻的，能孚众望，能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自己才能的雕刻家。现在想到的是马约尔，依我看，除罗丹外他是唯一能称职的。

这就是我能和您说的一切。

致以忠诚的友谊。

克洛特·莫奈

二、谈话

和《精致》杂志编辑马塞尔·佩依的谈话

1921年1月26日

在格莱尔画室，我碰到了雷诺阿、西斯莱和巴齐依。我们画模特儿，模特儿好极了。格莱尔开始对我的画提出批评。

他说：“画得还不错，不过胸部太沉，肩又过份壮实，脚掌大了一些。”

我胆怯地表示异议：“我只能画我看到的東西。”

格莱尔冷淡地反驳说：“普拉克西特列斯（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雕刻家——译者）为了创作杰作，他在一百个不完美的模特儿中综合最完美的成分。当你做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应想到古希腊罗马。”

就在那天晚上，我把西斯莱、雷诺阿和巴齐依叫到一起，我说：“我们走吧，这地方于健康无益，这里缺乏真诚。”

我们上了两个星期这样的课，终于离开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大好事。我没有听说过，对学校命题画得心应手的人，能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和路易·福克赛列谈话②

（《艺术和艺术家》杂志 1909年）

我记得，我和雷诺阿的作品陈列在一个小画铺里，我的画放在玻璃陈列橱中。有一天，我正在那儿，恰好尊敬的大师杜米埃来了，他停了下来，用长柄眼镜看了看，便对售货员说：“这样可怕的作品是谁让你给大家看的？”我回家以后，这天晚上，感到心灵受到了打击。相反，狄阿兹看了那张风景画赞叹不止，握着我的手，预言我一定会会有光辉的未来。（我倒是愿意得到杜米埃的称赞，狄阿兹的批评）。

和弗洛朗·费列斯的谈话

……人们称我为大师，赞扬我，我的油画卖价很高，鬼知道！我只是这样一个画家，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现在卖画的价格纯粹是耻辱，每个拙劣的画家都有报章杂志的吹捧。大家都在发表议论，并以懂得油画的行家自居，谈论应该如何看画，什么时候应该纯朴地爱艺术。一些到我这里来选画的商人，总是冷淡地从那些优秀的画幅前走过，丝毫不加注意。我只知道一个人，他确实从心里眼里爱画——这就是肖凯③先生……他说：“我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和怎样爱起油画来的。”在我们举行印象派展览时，他想去那达尔（第一届印象派画展在摄影师那达尔工作室举行，此处意思指肖凯曾想到第一届印象派展览会上去选购作品。——译者），被人劝阻了。下一年，我们的作品拍卖时，我在德鲁奥旅馆前遇到他，他花了100法郎，买了我一张阿朗日的风景

画。我们彼此介绍了一下，他眼睛里含着泪水告诉我：“不可设想，我损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能够在一年以前就欣赏到您的画，我的这愉快的享受怎样被剥夺了呢？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我们的评论缺少宽容大度，他们不说：‘我不懂’，却说：‘这是白痴，这是卑鄙行为’——这刺激了我们，给了我们勇气，迫使我们更好地作画。”

杂志《Vie moderne》的奠基人夏潘提埃和贝惹^⑧坚定地为我们辩护。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友谊，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之后，绘画的发展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做的，如今别人也一样做了。至于我自己，得到观众的承认是在1889年左右和罗丹一起开展览会时。丢朗-吕厄去美国时对我说：“我到那里去做生意（指卖印象派的画——译者），把钱寄给你们。”但钱没有寄来，乔治·柏蒂接受了我的画，并组织了展览会，他的画廊给艺术家指出了一线光明。在这个庄重的（做生意的）地方，他们诚挚地接待了我。但第一个支持印象派团体的功劳还应属于丢朗-吕厄。

在我的同辈中，所剩无几了……马奈过世了，他曾是我们最敬重的人。伟大的库尔贝，天真的巨人，好意的、非常慷慨和热情的乐观主义者，又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在1868年我曾和他一起去勒阿弗尔。库尔贝对我说：“在这里有什么可消遣呀？”“去拜访仲马老头好吗？——亚历山大·大仲马那时住在勒阿弗尔，他是从豪华的生活中过来的，当时的生活却很不稳定，靠给地方报纸写作维持生活。我以前并不认识他。库尔贝说：“我也不认识他，但这又有什么要紧，他一定会接待我的。”他去了。就问：

“仲马先生在家吗？”

“他正有事。”

“如果知道这里是谁在问他，他一定是会接待的。”

“尊姓？”

“奥南的技师”。（库尔贝生在奥南，故称奥南的技师——译者）

仲马本在厨房里给自己准备午餐，他一阵风似地跑了出来。他的鬈曲的白发蓬乱着，衣服敞开，露出了多毛的胸脯。“仲马！”“库尔贝！”——他俩流着眼泪互相拥抱。

塞尚也来过吉维尼，我们在一起作画，画的是同一个地方。雷诺阿也这样。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基约

姆^⑨和迪雷了。您就是通过他们才见到我的，因为我已经不想更多地会见不认识的人。

每次去参观沙龙，都使我沮丧，引起我的思念。我已经不在多数的油画家之中了，年轻的艺术家里我认识的很少。我慢慢地在熟悉波纳尔^⑩和维雅^⑪。

和马塞尔·佩依的谈话 1920年

劝他们画^⑫，尽他们所能地画，尽可能长期地画，不要怕画得不好。

如果他们画了而得不到进步，这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也无能为力。

一个画家，他在作画前脑子里就应该有画面，他对他的作画方法和构图应该非常自信，否则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

技法不断地变化，而艺术总是艺术，它是大自然既独特又充满着感情的解释。

新的流派反对他们称之为“印象主义变化不定的反映”，否认这些，以便构成一种教条和宣传综合的体积的坚实性。

依靠教条是不能成画的……

自从印象主义出现以来，一向是黄褐色的官方沙龙，已经变成兰的、绿的和红的了……

注释：

① 莫奈给布丹的信，是在他第一次去巴黎时写的。

② 德拉克洛瓦的《唐璜的沉舟》现藏鲁佛尔博物馆。

③ 丢普雷（Jules Dupre, 1811—1889），法国风景画家。

④ 罗莎·邦纳（Rosa Bonheur, 1822—1899），法国有名的女画家，主要画动物和风景。

⑤ 容金，曾译作琼坎，（Iohan-Borthold Jongkind, 1819—1891），荷兰画家，主要在法国工作，是库尔贝、布丹、莫奈的朋友。

⑥ 库丢尔（Thomas Couture, 1815—1879），法国学院派画家，是格罗和德拉罗什的学生，马奈的老师。

⑦ 古斯塔夫·马蒂耶1808—1837法国诗人和歌曲作者，也是画商，他办过《杂志》报。

⑧ 阿芒·戈蒂耶，法国十九世纪中期的画家。

⑨ 莫奈希望布丹搬到巴黎去，而实际上布丹在1861年才去巴黎。

⑩ 保尔·戈蒂耶，法国十九世纪中期的画家。

⑪ 毕柯，1786—1868，大卫特的学生，1819年起参加巴黎沙龙，作品以历史和寓言为题材，画过很多大型装饰壁画。

⑫ 孔尼耶 (Cogniet, 1794—1880)，法国画家，擅长于历史画和肖像画，长期从事教学活动。

⑬ 伊封 (Ivon, 1817—1893)，法国历史画和军事画家，德拉罗什的学生，在第二帝国时期享有极大声誉。他以克里米亚战役和意大利战役为题材的军事画得到拿破仑三世的称赞。

⑭ 约瑟夫·斯泰文斯 (Joseph-Edouard Stevens, 1832—1892)，比利时油画和版画家，以动物画和风俗画闻名。

⑮ 庇尔斯 (Pils, 1813—1875)，法国历史画家，参加过克里米亚战役，画过很多军事画。

⑯ 阿蒙 (Hamon, 1821—1874，德拉罗什的学生，很得拿破仑三世宫廷的赏识。

⑰ 提奥多·弗列尔，1814—1888，法国风俗画家，题材以东方生活为主。

⑱ 伊莎贝 (Eugene Isabey, 1803—1886)，法国的风俗画家和海景画家。

⑲ 1889年莫奈在吉维尼附近买了一座不大的房子，地点极美。吉维尼的花园和河湾，是莫奈最喜欢的地方，他在这里画了有名的组画《草垛》，《白杨》，《睡莲》等等。

⑳ 根据莫奈的建议，法国文艺界人士集资向马奈的寡妇购买了《奥林匹亚》，1890年将此画献给国家，先放在卢森堡博物馆，1907年转入鲁佛尔博物馆。

㉑ 古斯塔夫·吉弗罗瓦 (Geffroy, 1855—1926)，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评论家。

㉒ 罗林 (Maurice Rollinat) 法国诗人。

㉓ 指米尔波写的《花园问答》。

㉔ 指莫奈的名作《卢昂教堂》组画。

㉕ 指法国有名的《德累福斯案件》，此案件使法国分为两个敌对的立场，——代表反动的反犹太人的势力为一方；代表进步的民主力量为一方。莫奈的立场非常鲜明，属于后者。德加属于前者。

㉖ 格莱尔，1808—1874，学院派画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在他工作室学习的有一群青年画家，其中包括未来的印象派画家。

㉗ 路易·福克赛列，法国有名的艺术评论家。

㉘ 弗洛朗·费列斯，法国艺术评论家。写过梵高、

莫奈、弗拉芒克、马蒂斯等人的传记。

㉙ 肖凯 (Choquet) 是最早收藏印象派画家作品的艺术爱好者，他与莫奈、雷诺阿、塞尚等十分友好，塞尚和雷诺阿不止一次地画过他的肖像。

㉚ 贝惹，1845—1923，法国有名的文学家，戏剧家，诗人，文艺批评家和记者，常为《费加罗报》等撰写文章，其笔名为卡里邦。

㉛ 基约姆 (Armand Guillaumin 1841—1927) 风景画家，早期印象派画家。

㉜ 波纳尔 (Pierre Bonnard 1867—1947)，创作活动主要在19世纪90年代，在创作中发展了印象派的装饰风格。

㉝ 维雅 (Edouard Vuillard 1868—1940)，波纳尔的朋友，两人艺术风格相近。

㉞ 指希望向莫奈学习的外国艺术家们。

(译自俄文版《艺术大师论艺术》，第三卷，1939年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

奚静之译

(上接83页)

的惊恐，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接受资产的博物馆必须把由这些资金所取得的利润在硬性规定的短暂时期内全部花掉，于是它就得买啊，买啊，不断地买。

这不仅使美国各大博物馆的办事人员发愁，连贸易商也深为担忧……这股购买浪头一直冲到了伦敦。贝克·贝奈特拍卖行付经理勃兰达·奥斯特德尔说道：“我们每年陈列出售的艺术品差不多有七百件。如果加上索特比拍卖行和克利斯蒂拍卖行所抛售的，还有私人出售的总合一起，也不够马利布博物馆每年所能买下的一半。”

现在《托拉斯》把注意力放到博物馆的改建工作上，因为它的布局和建筑格调已不适应扩大陈列范围的要求，决定在洛杉矶建造更加宽敞的陈列大厅。

《托拉斯》的代表们解释说，博物馆将来不局限于按它的奠基人的三种“癖好”——古希腊美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装饰艺术品——来搜集艺术品。计划要修建一座大型图书馆和电影档案馆（第一批陈列品已经来到：这是由格罗里埃·斯旺松收集来的一批旧电影片子）。（伯 雄）